



法国红玫瑰言情小说丛书

(法) 亨利·德·雷尼埃

原罪女人

La Pêcheresse

张森宽 刘华 等译



原罪女人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原罪女人/(法)雷尼埃著;张森宽 刘华等译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98.10

(法国红玫瑰言情小说丛书)

ISBN 7-5063-1526-2

I.原… II.①雷… ②张… III.长篇小说:言情小说-作品集-法国-现代 IV.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7488 号

原罪女人

作者:(法)雷尼埃

译者:张森宽 刘 华等译

责任编辑:陈 华

装帧设计:张晓光

版式设计:英 子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E-mail:wrtspub@pubic.bta.net.cn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兆成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90 千

印张:8.5

插页:

印数:001—10000 册

版次: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526-2/I·1514

定价:1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狼塔之恋

原罪女人

女人心事

不受束缚的女人

菲昂特夫人的情人



La

Pêcheuse

法国红玫瑰言情小说丛书

法国文坛经久不衰畅销书

领受巴黎风情

使你步入世界最富浪漫情调生活

缠绵悱恻的恋情，透露现代女性心曲

爱不释手的情书，伴你沧桑人生

忘情巴黎 现代女性

宗教禁锢 禁果偷吃

巴黎爱河 催人泪下

女性心事 缠绵悱恻

主 编：朱延生
尼 更
责 编：陈 华
封面设计：张晓光



法国红玫瑰言情小说丛书

目 录

爱的叠影

〔法〕马塞尔·达维 著

谭 华 译

—

原罪女人

〔法〕亨利·雷尼埃 著

张森宽、刘华 译

—
一百七十一

爱的叠影

〔法国〕 马塞尔·达维 著
谭 华 译

第一章

从巴黎来的特快列车驶入佩皮尼昂车站。

埃丽阿娜从车门处挥身寻视着雷吉娜·贝尔坦苗条、优雅的身影；她看见了她，雷吉娜正在月台上，也在寻找她，找这位期待中的旅客。火车徐徐停下。埃丽阿娜把几件小行李归拢好，下了车。她匆匆走过地下甬道，片刻间出现在日光下，然后直奔出站口而去，雷吉娜正在那儿等候，脸上呈现出一副焦灼不安的样子。

“亲爱的！你来了！可见到你了！”

一道欣喜的闪光照亮年轻姑娘美丽的黑眼睛，同时，埃丽阿娜扑进了女友的怀里。

“我是来碰碰运气的，”雷吉娜有点抱怨地解释说，“因为你在信里连时间都没写。”

埃丽阿娜笑了起来。

“没办法了！可怜的雷吉娜，我还是贝特朗寄宿学校时的

那个冒失鬼；年龄、生活都没能改变我这糊涂的脑袋！”

她接着又说：

“那么，除了这一趟，还有别的车啰？”

“当然啦。我不能来接下午的那趟车，因为我还得在拉若夫人那儿干活。唯独正午到一点这段时间我可以自由活动。所以，你乘头班车来真是太聪明了。”

她们走出车站，刺目的阳光使她们驻足片刻。

“啊！”埃丽阿娜欢呼起来，“只有在佩皮尼扬才能见到如此的景象啊！”

她的手臂挥向屋顶嬉闹的光斑，蔚蓝的天空和流泄在万物上的灼热的阳光。

“如果你要的是热，你会得到的！”雷吉娜被逗乐了，她说，“今年，这里的天气异常酷热；加奈海滨已是人山人海了。”

“好啊！好极了！太好了！愿上天赐福于我，在我初住别墅之日，送我一个辉煌的夏天！”

埃丽阿娜笑着，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“我请你吃饭，”她对朋友说，“我想，你要是迟到几分钟到事务所，你那可怕的老板不至于处罚你的吧？”

“肯定不会的；知道我来车站接的是漂亮、迷人的莫洛亚夫人，老板就更不会处罚我了！像这样的女顾客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得到的！”

“你说女顾客，”埃丽阿娜更正说，“不如说男顾客！是我丈夫在加奈买下‘帕拉杜’的，而不是我。”

“但是，他也是为了你才买下的呀；好了，不管你乐不乐意，你就是顾客。”

当她们移步走到通向阿拉戈广场的夏尔·戴高乐大街时，雷吉娜又说：

“高兴吗？我的小埃丽阿娜？”

“快活！我感到幸福，幸福……以至于我无法用词汇来表达这种心情。还有，我和‘幸福’，我们大概缔结和约了；自从我们结婚以来，一切称心如意，万事顺利！雅克对我尽心尽意，察言观色，我得说，他一刻也不曾对我疏忽过。许多事不用等我开口，就能如愿以偿！这个好雅克，真让人觉得有点儿神了！”

雷吉娜抬头朝走在她身边的漂亮的小妇人投去疑惑的目光。

“真的吗？”她问道，“你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吗？”

埃丽阿娜是个冒冒失失，心直口快的人，她微微皱起两条姣好的细眉，开口说：

“一点儿也不，至少如果你指的是达尼埃尔的话！”

“说的就是达尼埃尔！”

“那么，你知道，如果说我还想到他的话，那只是为了庆幸自己与那段幼稚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一刀两段了。”

接着她又带着嘲弄的口气说：

“不过，你瞧，难道让我嫁给达尼埃尔，被迫随他深入非洲内陆，到他那军旅生涯所必须去的穷乡僻壤吗？亲爱的，我可丝毫也做不到同那些野蛮人朝夕相处，一点儿也不能适应，

适应那种以保证完成使命为乐的生涯。”

“可是……，”雷吉娜困惑地嘟哝说，“从前……你是爱达尼埃尔的……”

“那好吧！现在，我爱的是雅克。”埃丽阿娜干脆利落地答道，“再说”，她的口气中带有几分戏谑，“爱情是什么？你能把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说给我听吗？”

“噢，肯定不能，”雷吉娜笑着回答，“我可怜的朋友，也许说出来怪让人恼火的，不过，真的还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说过他爱我！而我呢，也从来没体验过属于这种情感的东西！”

“那好，就这么生活下去吧！像诗人、小说家所描写的那种爱一定是一种百倍残酷于美妙的痛苦！明智的人都要像避瘟疫一样躲避爱情！”

她挽住年轻姑娘的胳膊，温柔地、紧紧地挽住，然后说：

“所以我不希望你遇到爱情——以大写字母 A 开头的爱神^①——而是希望你感受到一种平稳的、深沉的、可靠的感情，就像联系雅克与我的那种亲情一样。”

“你从来没考虑过你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吗？”

“不，我想到的，但那是为了使我自己高兴！你发现了吗？那些年轻的丈夫几乎总是自私自利，也常常是最不忠实的；雅克比我大二十岁！我是他的妻子，同时又是他的孩子。他娇惯我，喜欢我；任何一条美人鱼在他面前卖弄风骚都休想使他迷失方向！幸福正是富于这种确信与安全之中的呀！”

① 法语中爱情为 amour；Amour 为爱神。——译注

“没准儿你说得对。”雷吉娜天真地承认道。

她们穿过阿拉戈广场，直到饭店，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“我只能跟着你走，”埃丽阿娜说，“因为我太不熟悉佩皮尼扬了。但我希望你选的地方能令人满意！我先告诉你我饿极了！”

“不必担心！我们去的那家餐馆不是我平时用餐的地方，像你这样的百万富翁得去豪华饭店，要么哪儿都不去！莫洛亚夫人是不会去别的什么地方的。”

“嘲弄人的家伙！”

她们的最后一声笑声回荡在饭店前厅里，一跨进饭厅，两人又恢复了必要的庄重。她们的到来引起了人们的瞩目；因为，虽然两个人天生长相不同，然而却都是楚楚动人。当然，在这个南方小城里，在这块临近炎热的西班牙的法国国土上，金发美人埃丽阿娜可能更为引人注目，因为人们对黑发、对黑天鹅绒般的眼睛实在已习以为常了。雷吉娜很高兴人们向她的朋友投去赞叹的目光。

起初，她们碍于旁边的客人，谁都没开口说话，各吃各的；过了一会儿，因为两人长时间没见面要说的太多了，于是话匣子重新敞开。

“你怎么没开车来？”雷吉娜问。

“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因为我丈夫永远不会让我一个人开车走这么长的路，其实，本来他打算一旦得以脱身，便同我一起来的。要知道，别的交通工具，雅克他自己是不情愿用的呢！”

“他到底是不是汽车制造商呀!”雷吉娜高叫起来,觉得这可真逗。

“我已经派我的那位和蔼可亲的老女仆罗萨莉先到这里了,让她先打开别墅大门,把一切收拾妥当,然后等候我来。啊!我一想到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加奈,面对蓝蓝的大海,沐浴着阳光,我真快活死了!”

随即,她未加思索地问了一句:

“你来吗?雷吉娜?你每天都来吗?”

“是的,”年轻姑娘纠正她说,“不过我每天白天不能来——我得工作——我晚间来。我乘六点半的公共汽车,晚饭时间到你那里。你知道我多么高兴能有这么长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啊!而且是在那么迷人的地方!”

“时间太短了!”埃丽阿娜叹息道。

“不过,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能在一起,还有,如果事务所业务减少,我就休假!”

雷吉娜又困窘地补充说:

“一开始就接受你慷慨的接待,我感到有点难为情。你丈夫不会因为有这么个‘第三者’夹在你们中间感到不安吧?”

莫洛亚夫人大笑地叫嚷道:

“即使说雅克依旧一往情深地爱着我……我们在一起时也不会总是情话喁喁,海誓山盟的呀!何况像你这种‘第三者’也不会妨碍我们的!再说,我丈夫很喜欢你!对,非常喜欢!你聪明,有勇气,生活自立!就因为这些,雅克对你深为敬佩!”

“这完全是彼此的。像莫洛亚先生那样的人，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太需要了！尽管我知道他出身低微，但知道他是怎样从一无所有达到如今这步田地的！我对他满怀好感，也很赞赏他！”

“那么，就把你的顾虑放到一边去吧，高兴起来，我的小雷吉娜。”

然后，她立即接着说：

“叫侍者上奶油鸡吧。那才叫好吃呢！”

她给自己盛好鸡，微笑着向侍者道谢，接着说：

“我鼓励雅克在加奈买下别墅还真有点是因为你的缘故。”

“怎么？因为我？”

“对呀，为了再见到你，为了重温我们过去的寄宿生活。雅克犹豫再三，他在昂蒂布海岸发现了相当美妙的地方。但我不愿意！”

“哎呀！”雷吉娜惊讶地说，“你为我牺牲了‘蓝色海岸’？”

“上帝，是的！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我多么爱你！你至少也爱我吧？”

年轻姑娘用一种比这种谈话更为严肃的口气回答说：

“你是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！我身为孤儿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姐妹，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还能去爱谁！”

“命运确实没有厚待你。我在巴黎贝特朗寄宿学校认识你的时候，你除了监护人便无亲无故了。”

“多亏我的好姑妈卡罗利娜，我才勉强算有个家。可是她也死了，留给我微薄的年金，和她努力灌输给我的美好的信

条。我没有怨言；我年轻，身体好，有职业，”她温情脉脉地看着埃丽阿娜，最后说，“还有一个无与伦比的朋友！”

“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朋友。”

“那么，你让我还要什么更好的呢？”

“要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个东西呀！”

“爱情吗？你对我说了，它对幸福不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“一个丈夫还是总要有的，一个像雅克一样的丈夫。”

雷吉娜笑了起来。

“噢！不，不，雅克太完美了；可我，我不希望有这样一个丈夫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哎！可能因为我是个爱幻想的姑娘，总是追求虚无飘渺的东西，总是异想天开！在贝特朗学校时是这样，现在仍是这样。我真担心我自己！”

“人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！”达观的埃丽阿娜说，“谁对此都毫无办法。”

“是的，毫无办法！”

她们沉默起来。

侍者手拿帐单走过来。莫洛亚夫人付了帐，在一个精致的粉盒里的镜子中照了一会儿自己漂亮的脸蛋儿，然后两人一起站起身，离开“雷吉纳”饭店。

外面，灼热的阳光用粗暴的爱抚迎接了她们，刹那间，埃丽阿娜金黄色的头发上迅速形成一道金光。

“汽车站远吗？”她向女友问道。

“懒家伙！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忍住没叫出租车。我们走着去，小夫人；佩皮尼扬的这一切多美啊！我指给你看卡斯蒂利亚教堂，值得一看。来吧，拿出点儿勇气；口口声声渴望热天却不敢面对它，那有什么用呢？”

她亲切又急切地拉着她，两人一起走上大马路。